

当交响遇上AI 不只是风口



生成人工智能的时代已拉开序幕，很多观众好奇，AI作曲到底能达到什么水平？

上个月底，国内首台融合声学科技、电子音乐实时互动等高科技手段的音乐会《交响编码》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与艺术大楼首演现场，有一章进行了专门的呈现。在第三乐章《太空探秘》演出之后，曲作者郑阳随机挑选一位观众，AI机器人根据她的口述，生成了一段音乐作品，一分钟左右，流畅又欢快的旋律正好契合了她的心情。第四章《时空隧道》上演时，在郑阳的指导下，人工智能生成了从17世纪至现代多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交响乐片段，造就了一次音乐的时空旅行。“目前，人工智能肯定还不能代替作曲家，但它模仿风格写作的片段有模有样且非常快速。”郑阳说，这次独特的“合作”非常有趣，是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创作领域发展和应用现状的一次展示。

曾几何时AI、VR、3D打印等概念，对古典乐迷而言相对遥远。而今，随着科技与古典音乐愈发紧密结合，由人工智能担任演奏、指挥，提供创意灵感的消息层出不穷，人们也能足不出户依靠云端技术与VR设备完成一场身临其境的赏乐体验。

去年10月13日，在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成立25周年的两场纪念音乐会上，一台名为“MAiRA Pro S”的三臂机器人与人类指挥共同完成了一场音乐会。在它指挥时，3个机械臂挥舞着的发光指挥棒，像《星球大战》中的激光剑一样发出了蓝色、红色和白色的光芒。这场机器人演出是人工智能尖端技术的呈现，管弦乐队被分成三组，由3个机械臂以截然不同的节奏进行指挥。即使遇上最复杂的段落，机器人也能迎刃而解，而人类指挥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交响乐团总监林特直言：“我们的目标不是在未来取代人类，而是要演奏人类指挥家无法演奏的复杂音乐。”

还有作曲家从人工智能题材汲取创作灵感。美国作曲家克拉丽斯·阿萨德将她的新作品《人工智能的演变》带上舞台。她本人则穿着根据她的手势和动作产生声音变化的可穿戴设备，并通过电脑连接电架于鼓，与芝加哥小交响乐团同台演奏。

VR与音乐结合的成果同样斐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虚拟现实古典音乐会，邀请观众佩戴上虚拟现实视听设备。观众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分成小组，在虚拟舞台上漫步，观赏有几十名马勒室内乐团演奏者在虚拟空间进行的古典音乐会。

当国乐遇见AI，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声音？中国首台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零·壹 | 中国色》上个月27日在上海音乐厅与观众一起辞旧迎新。“可能这群年轻人——计算机工程师和民乐演奏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奇迹！上海民族乐团不是在玩AI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高科技的AI和古老的国乐进行了有机而色彩迷人的整合。”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这样评价。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始于1906年的成都新年音乐会，是成都市辞旧迎新的标志性文化活动的之一，也是近年来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的标志性文化盛典之一。



谢天谢地

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

近期，多台新年音乐会在全国密集上演。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24年12月29日至2025年1月5日期间，全国音乐会超过500场。辞旧迎新之际，人们纷纷奔赴音乐厅，用欣赏音乐的方式来一场仪式感满满的跨年。

从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起，这一通过管弦交响乐演奏迎接新年的形式被国人广泛知晓已有近四十年，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新年音乐会逐渐从舶来品变成了中国人的“新年俗”，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要在一年一度的新年到来之际听一场新年音乐会？对于这个问题，可能100个人会有100个不同的回答。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听一场或几场新年音乐会，在优美的旋律中迎接新年的到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一部分。音乐评论家王纪宴认为，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系列的印证和实现。它印证了高雅音乐在今日中国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也印证了普通人对于更具艺术含量的高雅艺术的需求，就如德国作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的观点，即“振奋性的美是一种需要”；同时，音乐会听众的增加和趋向成熟也有力地印证了富有责任感的大量表演艺术中心为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带来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不同民族共同珍视的节日情怀

王纪宴认为，古典音乐的雅致与壮丽，严肃与丰厚，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而新年音乐会则在节日氛围浓郁的特殊时节，将其中更亲切、轻松的一面展现给热爱音乐的人们。

在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心目中，知名度最高的新年音乐会当数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演出的新年音乐会，即“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他说，假如我们周围不再有人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让中国听众在音乐中感受到了这种美好。作为古典音乐爱好者每年“必追”的音乐盛事，王纪宴认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而且每年都力图以新曲目、新形式赋予这历史悠久的迎新形式以新面貌。2025年的音乐会由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第七次执

棒，除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对音乐的卓越理解和充满激情的指挥风格外，他一个引人注目之举是将听众不熟悉的新颖作品纳入曲目，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演奏女性作曲家的作品——奥地利女作曲家康斯坦兹·盖格尔的《费迪南德圆舞曲》。今年恰好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特诞辰200周年，除了代表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外，音乐会还演奏了他的8首作品：《破坏者法兰西波尔卡》《太湖圆舞曲》、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序曲等。

国外乐团来到我国演出新年音乐会，也成为一道独特景观，今年吸引了各大海外名家、名团踴躍展示实力，比如伦敦爱乐乐团、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日本IluminArt爱乐乐团、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意大利爱乐乐团等。曾荣获格莱美奖的伦敦爱乐乐团，以对古典乐的革新性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观赏性而闻名。乐团曾为电影《指环王》三部曲、《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以及“现象级”网络游戏《原神》等影视与游戏作品录制原声。“吸引听众的不仅是这些交响劲旅的精彩演奏，更有在音乐中蕴含的为不同民族共同感悟和珍视的节日情怀。”王纪宴表示。

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平台

随着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来华演出的西方乐团新年音乐会上，中国乐曲频频响起。

成都城市音乐厅2025新年音乐会现场，来自高加索山脉下的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奏响磅礴乐章。乐团此次来华巡演由亚美尼亚大使官方推荐，并入选为2024中国新疆丝绸之路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乐团首席指挥谢尔盖·辛巴特扬的带领下，乐团不但为蓉城乐迷带来了哈哈图良·格里格、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传世作品，还有中国传统名曲《春节序曲》《茉莉花》等。

对于中国乐团来说，新年音乐会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平台。在四川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展现川人生活哲学与热情的四

川麻辣火锅狂想曲就令人耳目一新，乐团指挥洪毅全在创作时，围绕明朗欢快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旋律动机展开，用热辣滚烫的音乐语言，将以食会友的热闹场景、人间烟火幸福时光生动再现，是一首对热气腾腾、寻常生活的赞歌。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交响乐团的跨年音乐会上，则带来了两首西洋管弦乐演绎的中国民歌艺术经典：颇具江南丝竹风格的《紫荆调》（鲍元恺作曲），细腻委婉的民歌《茉莉花》（李文平改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位乐团风乐团戏剧团风音乐会《唐·宫乐宴》和《天姿国乐·国潮迎新》跨年音乐会，作为不断跨界创新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代表性IP，两台音乐会以国潮迎新，相映生辉。

专家观点

只要旋律响起 人们的心就凝聚在一起

音乐是历史的回声，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交响乐这一源自欧洲的音乐形式随近代社会变革生根华夏，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大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内容和不同技法的优秀管弦乐作品相继涌现，既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演出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拉开了中国现代交响事业的大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乾长期致力于音乐社会学和中国当代音乐研究。在她看来，探寻这些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中国化的管弦乐精品“魅力密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唤醒听众的音乐记忆，以及时至今日依然能够承载国人炽热的时代与家国情怀，是十分必要的。

回望百年前，蔡元培、萧友梅建构了由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支专业性、公开性的管弦乐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这一具有拓荒意义的尝试，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陈乾说，在战斗歌声此起彼伏、器乐创作几近奢侈的岁月中，老一辈音乐家冼星海、马思聪、贺绿汀、李焕之、马可等人从中国的民族音调、节奏和音色等方面汲取创作养分，投入到以管弦乐体裁抒写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现实中去。随着新中国开国礼炮的巨响，国家全力恢复经济建设，满足交响乐发展的重要条件逐步具备——大中型西洋管弦乐队相继成立、音乐学院高效组建、大批作曲与演奏人才崭露头角，催开了管弦乐创作的锦绣花团。

陈乾认为，中国交响乐的魅力密码具体体现为两方面，第一是把创作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高追求。“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思想性、民族性内涵越深厚，越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包含古典音乐巨匠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在内的众多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深刻

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有肖邦、威尔第、格里格、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民族音乐风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丰碑。”陈乾介绍，老一辈作曲家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创作元素，以民歌、戏曲、曲艺和不同时期的群众歌曲为素材，这些饱含民族风格的中国管弦乐精品，塑造出了生动而鲜明的音乐形象，降低了听众对于“西方舶来”艺术形式的欣赏难度，也拉近了管弦乐体裁与中国听众的距离，使其在开创期便深入人心。

同时，就创作题材的思想性而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国家发展、传统民俗、大好山河、社会生活等题材的关注，已成为作曲家的主流选择，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获得群众热爱的、可冠以“经典”之称的中国主旋律管弦乐精品。代表作有《红旗颂》《春节序曲》《北京喜讯到边寨》《黄河》等。这些作品对中国交响乐创作和群众的交响乐审美影响深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专家梁茂春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在世界交响乐坛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该领域的创作成就宣告了中国管弦乐创作春天的到来。”



一月一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家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第二，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影响力，源自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与真挚情感的贴切表达。正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何占豪先生所言“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陈乾娓娓道来，中国管弦乐自开创期，便占据了我国艺术音乐舞台的中心。那些或欢快动人、或优美抒情的音乐主题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依然活跃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春节序曲》是各大国家级音乐院团慰问海外华人华侨专场演出的保留曲目；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协奏曲《黄河》和《梁祝》是大型纪念音乐会、专业艺术节、音乐赛事的高选曲目；《红旗

颂》常作为国家重大政务活动、纪念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以及朱践耳和施万春的两部《节日序曲》等作品，则成为国外各大知名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保留曲目、安可曲目……

陈乾动情地表示，艺术作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归根到底是作品的内力决定。这些紧扣时代脉搏的主旋律作品，翻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辉煌篇章。无论在哪里，只要旋律响起，人们的心就凝聚在一起；它们唤起了国人流淌于血液中最深最厚的历史情感，使民族情结更牢固；它们在一辈辈听众的心里种下种子，使美好的音乐久久不散，沉淀成心头永远的交响记忆。